



太阳鸟

TAIYANG
NIAO

乔传藻

著

QIAOCHUANZAO
ZHU

冰心奖——

用小桔灯点燃文学的梦想，

指引热爱文学的人们前行的道路。

用爱撒播下文学的种子，

滋润童年的心灵岁月。

繁星春水
冰心奖

大奖书系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太阳鸟

TAIYANG
NIAO

乔传藻

著
QIAOCHUANZAO
ZHU
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鸟/乔传藻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4. 8

(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)

ISBN 978-7-5342-8117-4

I. ①太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散文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2458 号

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

太阳鸟

乔传藻 著

责任编辑 吴遐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封面绘图 林田绘本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责任校对 石晓音

责任印制 吕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980 1/16

插页 6

印张 14.5

字数 157000

印数 1—20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117-4

定价: 22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得獎，
仅是创作的开始，

千里之行，

始于足下。

冰心



四廿七
丁亥三

得獎仅仅是创作的开始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

——冰心

冰心奖获奖感言

BINGXINJIANG
HUOJIANGGANYAN

“年青人 / 珍重地描写吧 / 时间正翻着书页 / 请你着笔。”年少时读到这些句子，猛然惊觉的印象，至今还记得。由《繁星·春水》开始，追踪着冰心的文字，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。我十分珍惜以大师名字命名的文学奖，冰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旗帜。在遥远的边地向冰心致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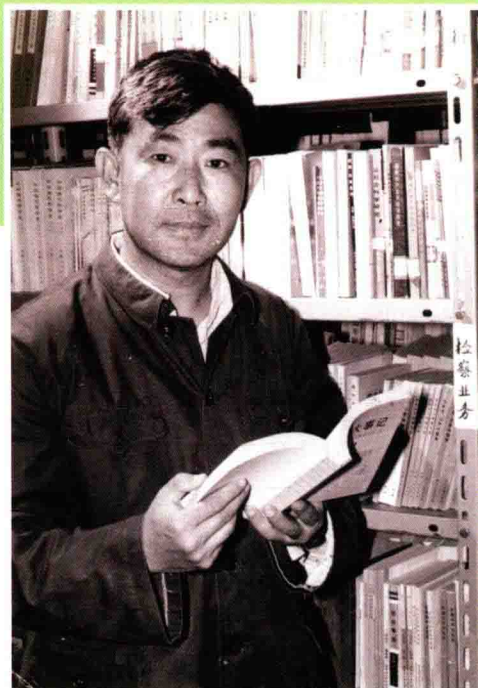
谷传霖



作家珍藏相册

1986 年，摄于云大中文系资料室。✦

✦ 1990 年，摄于小勐养自然保护区观察站。



1982 年，摄于云大会泽院。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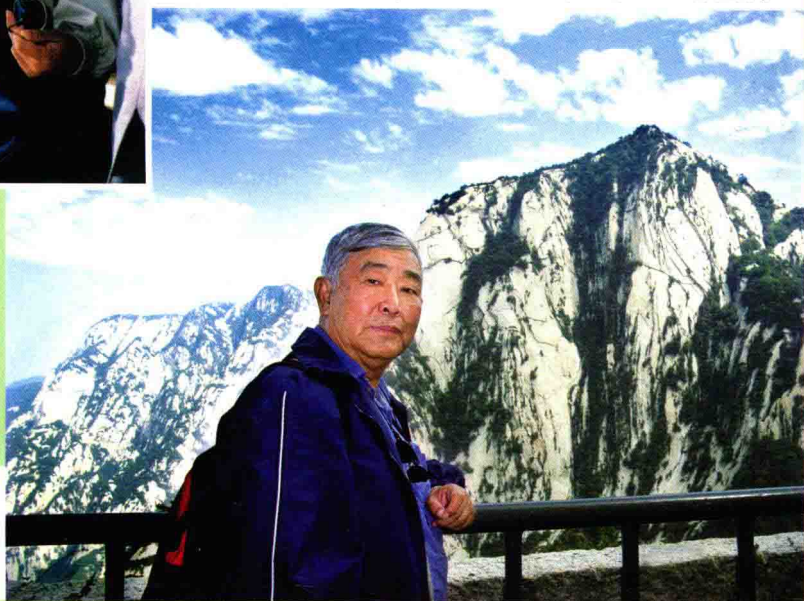


✦ 我这一家子。摄于 1985 年。



✦ 老汉不管走到哪里，手里都少不了一杯茶水。
摄于 1997 年。

✦ 2006 年游华山，老伴拍下这张照片。



什么是播种者的喜悦呢？

——倚锄望——

到处有青青之痕了！

——冰心

目录

MULU

云之南 / 001

山野之魂 / 010

三棵树 / 017

铁心树 / 024

打不死 / 026

黑颈鹤 / 028

雁 鹅 / 034

牛背鹭 / 039

小清河的故事 / 042

彩云三章 / 047

懒猴·山鸡 / 050

象路 / 056

醉鹿 / 063

哨猴 / 071



箭蜜 / 080

虎迹 / 084

鸟道 / 088

给大象录音 / 092

岩蜂村 / 098

冷水岩 / 104

野猴 / 110

太阳鸟 / 115

森林黑土 / 119

黑闪 / 124

山地童话 / 169

挑柴 / 192

我的老师 / 196

一篇旧日记 / 199

字的敬畏 / 202

种花人手记 / 205

摘星星的路 / 211

我与写作 / 223

云之南

醉马草

我骑着马儿过草原。

——不是唱歌，此刻，我真的是骑在一匹大白马上。

这匹配有鞍架的高头大马，是从村里租来的。主人交代说：

“马会认路，天晚了，自己晓得回家。草料也喂足了，路过花甸子时，请先生勒紧缰绳，不用放它吃草——小心转不回来啊。”

我以为他在说笑话，骑在马上，甩着缰绳梢头，用刚刚学会的一句藏语回应说：

“拉索！”

意思是：“好。”——拍马朝草甸深处跑去。

这匹习惯于和各色旅游者打交道的大白马，神情是很聪明的。我和它的主人讨价还价时，它站在一旁，温润的大眼睛，

绝不旁视地打量着我，似乎很想弄清楚我的去向。终于，大白马产生了共鸣，特别是在我对它的主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：

“我想赶到冰河岸边，看看山里的杜鹃花。”

大白马顿时仰起头来，对着紫云浓淡的远山，发出了一声欢快的长啸，仿佛在夸奖我说：

“你真有眼力，那地方，我也想去玩玩。”

闲闲的碎步没有走出多远，耳朵边顿时又添了呼呼的风声。村庄和树林，也在缓缓后退。冰盖闪烁的远山雪峰，骤然间也有了俯仰的态势。我知道，大白马加快了速度，它的马尾，就像它的银鬃一样，此刻，也在风雪中炸开了花。这家伙跑得多么欢实啊，穿过丛林，蹚过冰河，眼瞅着挨近了雪山。回头瞄了一眼，村头的白墙和木屋，尽都退得很远，让河水淘洗得泛出白光的砾石上，现出了野驴的红泥巴蹄印；骑在马上，我一点儿也用不着带缰绳，大白马自己知道该怎么走；啊，我的身子快立起来了，大白马在上坡呢。山冈后边就是花甸子吗？兀自正这么猜想，一抬眼，却见高高的坡头上，飞着两只蝴蝶，扇着亮亮的彩翼，绕着奶雀花上下翻飞呢。迪庆高原的空气能见度极好，整个儿就像一块透明的水晶；不要说还是蝴蝶，就是远方飞过一只野蜂，也不难辨认出野蜂画下的线条。

就着偏西的阳光，大白马跃上了一道高坡，这家伙就像听到了一声银笛的召唤，昂起脑袋，发出了啾啾的嘶鸣：
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

叫得那么欢悦，引得花树上的鸟儿也突突飞起，跳落了一地缤纷的花瓣。

强烈的花光冲击着我，差点把我从马背上掀了下来。天啊，我来到什么地方了？从坡头连到河边，是谁跑到这里，晾起了天宽地阔的大花布？山野河谷，站满了那么多杜鹃花，红的，粉的，紫的，蓝的，似附着七彩的太阳光，应有尽有。特别是那些蓝杜鹃，这可是迪庆高原独有的品种啊，它蓝得那么帅气，那么富丽，集中在一起，蓝出了天空才可具备的辉煌；细细看去，花的蓝气似乎也氤氲到花的影子里去了，就连一些簇拥在花树下的白花小草，也给点染上了几抹淡淡的蓝胭脂。这时，尽管我还没有走进花林，却也感觉到了花的热香气息，薰薰的，青稞酒一样醉人。

我牵着马，站在坡头上，一动不动。

后颈窝里，喷来一股暖乎乎的气流。掉头一看，大白马不耐烦了，响着鼻息，倒换着四蹄，吭吭地挫着身子，它想挣脱缰绳窜到坡地上啃草。碰巧逮到一口，几茎嫩草，竟美得它满嘴的大板牙都在跟着运动。怎会这么馋呀。

逡巡在杜鹃花的王国里，记得，我是拽紧了缰绳的。走走，停停，看看，直到额头上滴下的汗珠里也掺进了杜鹃花的颜色时，这才发现，我在花林里耽搁的时间，够久了。仰头看天，擦过雪峰的日光，薄了，凉了；低头看花，风在紫蓝的花蕊里，竟也弹奏出了晚归的旋律。环顾左右，我骑来的大白马呢？拽在手里的，哪是什么缰绳啊，紧紧实实攥着的，竟是一大把蓝杜鹃，缰绳和懂事的马，就像那些被我肆意撞落的花瓣，早就抛诸脑后了。

嗨，那匹租来的大白马到底不见外，抖擞着雪鬃上散落的花瓣，颠颠地朝我跑来。奇怪的是这家伙眼神迷离，到了跟

前，又像认不出我来了，创着蹄子，似乎在问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我可不会这么健忘，伸手抓住马笼头，踩紧马蹬，翻身跨上马背。

大白马不像来时那么听话，它一路走，一路冲着高的矮的杜鹃花直是点头，碰到颜色特别鲜艳的花树，还会绕着打转转，不管我怎么拽缰绳也没有用。情绪激昂时，竟然立起前脚，趑趄在蓝雾一般迷蒙的山林里，啾啾嘶叫，似有一肚子醉话想说——啊，这家伙的神态，活脱脱就像一个正牌酒鬼，摇头甩脑，打着酒隔，尽走一些很经典的“s”形步子。

“哎，客人——”

有人拖长了声音，站在坡头上招呼。他的叫声，有如一根抛向花海的缆绳，把我从颠簸的竹筏上喊回。租马的藏族汉子见我久久没有回村，不放心，找来了。他飞步赶到我的面前，说：

“大白马喝了多多的酒，不会回家了。”

“酒”？不单是我的眼里，就是我的喘气声里，也包含着疑问。藏族汉子帮着我跳下马来，他弯下腰去，随便就拔起一棵草来，递到我的面前。这不就是大白马最爱吃的白花小草吗？杜鹃林里，到处都有啊。马的主人见我还在懵懂，他耐心地解释说：

“这就是醉马草。牲口不小心吃下去，够醉大半夜呢。”

迪庆高原啊，你的一棵小草也是这么有意思。望着波动在晚霞里的花林，此刻，我的心也醉了。

响 雪

藏历火虎年七月，我跟随“茶马古道”考察队的马帮，进入了硕都岗河谷。

傍晚，我们在河滩上露宿。朋友们有的架帐篷，有的钻进林子砍干柴，赶马的大哥扛着渔网朝河边走去——藏族地区河沟里的鱼，长得滚圆滚圆的，样子都特别呆，不要说还是用渔网，有时，卷卷裤脚走到河沟里去，光是用脚巴掌也能踩上几条。

队长是个胖子，他钻进帐篷，拿出最后几罐啤酒请大家喝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冒出一句话：

“啊，加块冰进去该多好呀！”

冰？冰镇啤酒？想想是可以的。河滩上的鹅卵石，让太阳晒得发烫，坐下去有一种烙屁股的感觉；身子周围，辐射着一股热烘烘的气流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又是荒郊野地的，找一块冰出来，谈何容易啊——伙伴们只当是说笑话，谁也没有在意。

我们的向导是个藏族小伙，名叫达多。达多听了，却直眨眼睛。他慢慢悠悠站起身，掖起长袍前襟，说：

“你们等等，我，试试看。”

说完，不容我们阻拦，达多抽身朝山坡头上跑去。

他的身影，消失在山杜鹃林里。落日的红光，映照在林子

上空，映照着重方的卡瓦格博雪峰。黄昏的雪峰，像一只巨大的红烛，喷吐出灼亮的光焰，辉映着绵延两百余里的梅里雪山。

达多很快回来了。他的手上，用山杜鹃叶垫底，托着一大块直冒“热”气的冰。达多显然很是得意，贮存着好多好多太阳光的眼睛里，扑闪着快乐的光芒。伙伴们迎上前去时，却是满脸惊奇。迪庆高原上的“立体气候”是有名的，站在一个季节里，望见另一个季节，那是很平常的事情；只是，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，山杜鹃林里，有松茸，有虫草，怎么还会藏有冰块呢？

达多盘腿坐在溪水边，双腿夹紧竹筒打酥油茶，问到冰块的事情，他告诉我说：住在山脚下的藏民，从老辈人起就养成一个习惯：清晨上山采雪茶，他们攀登到雪线顶上，去到梅里湖边，那里的山坡岩石上，顶着雪花，长满了毛茸茸的雪芽，一掬一大把；采够了雪茶，回家时，顺带也在岩石上敲下一块冰来，背下山，收藏在背阴的山洞里，口渴的赶马人，尽可享用。说到这里，他像是又记起了什么，停下了手里的木杵，抬起头，深情地望着霞光里的山林，嘱咐我说：

“梅里湖啊，那是神湖，路过她的身边时，千万不能碰出响声；要不，准会引下一场雨雪……”

达多的话，我们信。记得，古书上就有这方面的记载。清代乾隆年间，昆明有一个读书人，名字叫杜昌丁。他陪着遭贬的朋友经过中甸进入西藏时，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藏行纪程》。杜昌丁当年走的，也是这条道。翻越梅里雪山垭口时，杜昌丁写在游记中的几句话，考察队的伙伴，差不多都会背

诵，梅里雪山顶上，不生树，少人烟，行走在这样的地方，“过者皆衔枚疾走，人少则晴朗如常，若一喧杂”，对不起，顷刻之间，必然是“雨雪连绵”。——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就是这样的垭口，就是那个藏在大山腹地的梅里湖，明天，这支小小的马帮队伍也要经过。到时候，我们也会遭遇到杜昌丁当年曾经遭遇的大风雪吗？我们当中有哪个冒失鬼不小心吼一声，也会引来雨雪霏霏的坏天气吗？新奇和激动，像一个美丽的悬念，惹得我躺在帐篷里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曙光捻熄了值夜的马灯。清晨，我们出发了。

多好的天气啊！除了云里的卡瓦格博雪峰，偌大个天空，磁蓝磁蓝的，似乎敲一敲都会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在这样的天气里赶路，哪会遭遇雨雪？没有的事。

干涸的溪道上，铺满了鹅卵石。领头马晃亮了额头前边的圆镜，专找鹅卵石铺就的小路行走。在它的前边，方的圆的岩石上，不时显现出小碗深浅的石窝窝，那是古往今来的马蹄凿出的痕迹。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汽车和飞机的年代，西双版纳的茶叶，就是经过这条古道，驮往尼泊尔和印度的。

山野沉寂。马蹄铁撞击在鹅卵石上的声音，格外清冷。傍晚过后，我们来到了雪线顶上，伙伴们不约而同都换上了防寒服。山谷里起风了，风在贴着地皮生长的火绒草上，吹出溜溜的哨音。回头看了看，陪了我们一路的冷杉林，早已落入深谷箐底；在它们旁边，崛起的条条山脊，有如老树的根茎，延伸在迷蒙的南天。

这时，一路上爱说爱笑的达多，突然不出声了，一脸的肃穆，连眉毛尖也是低垂着的。啊，用不着再看海拔表了，达多